

市场经济是能力经济，每个人的能力不尽相同，贫富差距势所难免；每个人的生命潮涨潮落，生活无常相伴而来。因此，现代国家无不设置社会保障安全阀，确保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实现。李光耀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者积极鼓励人们向政府索取津贴，丝毫不觉得羞愧，这导致国家福利费用过度增加”，更导致了“卓越者停止发愤图强”。新加坡的社会保障政策的重点不能放在施舍恩赐的爱心上，而应放在打造一个“促使人民力争上游”的机制上。

以就业立保障。就业不仅是促人奋进的基本途径，还是社会保障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在一个失业者远远多于就业者的国家是很难建立起广为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由于产业的不断优化升级，就业也就表现为一个失业与就业周而复始的过程。因此，新加坡采取了“滚动铁饭碗”的就业政策。即：以充分就业为宗旨，对因产业结构变化而下岗的职工实行有组织的再培训、再就业，以新工种换旧工种，实行“新饭碗”换“旧饭碗”的衔接体制，保证绝大多数下岗人员重新就业的机会，不是砸“碗”，而是换个“碗”吃饭。这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利于对整个国家的下岗人员进行重新组合，使富余人员不是简单地被推向社会，而是采用政策手段，强制培训素质上岗。因此，新加坡劳动力素质一直与产业的升级换代保持同步关系，失业率长期维持在3%左右的低水平上。李光耀也承认，“社会上总会有一些不负责任或能力不足的人。在新加坡，这些人占人口5%左右”，新加坡政府“尽量设法不让他们最终住进收容所，而是尽可能让他们能够独立生活。更重要的是，设法拯救这些人的子女，使他们不再重复上一代那种什么都不在乎的生活方式。我们做出适当的安排，以确保只有那些十分需要援助的人才获得福利照顾。”

以业绩享保障。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包括养老、购房、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它规定每一个在职人员每月必须拿出一定比例的新金储蓄起来，政府部门或企业也按照在职人员大体相同比例的薪金的数额，存入在职人员的名下。这两笔金额加在一起就作为在

职人员的公积金。公积金按其使用范围分为普通户头（30%）、特别户头（4%）和医疗保健户头（6%）三种。普通户头可用于购买住房、保险、教育等；特别户头只供养老储蓄用，退休后才能按月支取；医药保健户头用于支付看病住院的费用。公积金的多寡取决于个人的收入的高低。如果个人积存的公积金过少，就无法满足自己养老、购房和医疗的要求；反之，个人积存的公积金越多，就能享受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例如，新加坡自1964年开始推行居

者有其屋计划，房屋类型从低到高分三房型、四房型、五房式和公寓式，公积金愈多，购买的类型就愈高。这就促使职工更加努力地工作，既要保住现有的岗位，还要争取更高的职务和收入，积累更多的公积金储蓄，享受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新加坡注重保护人们勤劳致富的积极性，不随便占有人们艰苦奋斗得来的合法劳动成果。政府一直降低个人和公司的所得税率，到1996年，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只占税收总额的一半，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占四分之三。新加坡早就由重点征收所得税转向征收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率由1965年的55%降至1996年的28%，公司所得税率由40%降至26%。新加坡不征收资本收益税。遗产税率也从原来最高的60%锐减到5%至10%。一个人的公积金一生没有用完，死后完全按其生前遗嘱来分配。

新加坡的这些做法启示我们，第一，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这一点恰巧被国内学界许多人所忽视。一些人天真地以为只要取消户籍制度，城乡居民马上就可以享受到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待遇，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村广大农民处于公开失业或隐性失业状态，造成中国劳动力就业率不高，无法提供足够或较高的社会保障资金。劳动创造财富，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失业率高，没有一定的财富积累，怎能去构筑社会保障的大厦？生之者少，食之者众，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增加生之者，减少食之者，万不可再搞普遍贫穷的平均主义。第二，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一定要体现中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优良文化传统，一定要体现中国“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基本精神，逐步做实个人账户，树立自己养自己，不给后代添负担的良好风尚。

安卡拉是一座很有韵味的城市。城市建在高低起伏的丘陵上，一幢幢建筑错落有致，看起来很有味道。

我们中国新闻代表团是应土耳其新闻署邀请前来访问土耳其的。

离开我们下榻的酒店几步路，就是安卡拉热闹的步行街。我们到达那天是周日，步行街上人很多，一般是全家出动，夫妇俩带着孩子，或吃饭，或坐在椅子上聊天，一边吃着冰淇淋，吃着面饼。步行街的两边，开着大小小各种饮食店，做烤肉和做面饼的最多。一个小女孩，双手捧着一个和她小脸一般大的面饼在啃，非常好玩。空气中，飘着一种面食和烤肉混合着的香味。步行街深处，有一个很大的广场，两边都是饭店酒吧，门口都撑起了很大的遮阳伞，摆上很多桌子椅子。光顾的客人也很多，喝着啤酒、咖啡、饮料，神情很淡定，很从容，很悠闲。再走过一个路口，是一个露天的舞台，台前围着很多观众，在听一个时髦女郎唱歌，这样的演唱会，一望便知是市民在自娱自乐，女郎的唱歌水平算不上高，站着坐着的听众似乎都听得神情专注，津津有味。

第二天上午，在采访了土耳其外交部东亚及非洲司副司长塞拉普·亚塔伊女士之后，我们去拜谒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首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陵墓。土耳其人称之为国父纪念馆。纪念馆盖在市中心一个小山顶上。建筑气势宏伟，规模宏大，藏品丰富，土耳其独立战争陈列馆用上了声光电，炮声隆隆，硝烟弥漫，让参观者有一种身临战场的感觉，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采访参观持续到中午

走马观花安卡拉

1点钟，我们到一个小山顶上的饭馆吃饭。我点了一道蘑菇汤，浓稠的汤汁盛在一个圆圆的面包里，面包已掏空，只剩一层硬硬的面包皮，盛满了蘑菇汤，却一点也不漏出来。我还要了一条烤鱼，因为感到很饿，喝蘑菇汤就把面包皮一起吃了下去。

下午土耳其记者联盟座谈。记者联盟设在一幢优雅的小楼里，小楼背山而建，前面是一个庭院，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大树下摆着几副棋盘，数位头发花白的老报人在下棋。小楼修得很有艺术性。记协主席纳兹米·比尔金先生说，这幢小楼原来是银行的仓库，是记者联盟向银行买下来的。走上三楼，外面又是一个依山而建的阳台，阳台后门，通向后门山腰的一条马路，原来这里也可以进出。这个三楼的阳台同样也是一个庭院，同样

种植着绿树鲜花，这就使风景有了层次感立体感。

晚上，土耳其新闻署代署长萨里赫·梅莱克邀请我们吃土耳其风味菜。晚餐设在一家别墅餐馆的花园里，别墅不大，花园却非常之大，放着十几张餐桌，每张桌子前都坐满了食客。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社长希尔米·本基先生和土耳其广播电视局代局长阿里·冈内先生也来作陪，土耳其新闻界三巨头全部到齐，可见土耳其新闻界对中国新闻代表团来访有多么重视。

土耳其风味菜其实很普通。烤羊肉串、烤牛肉、烤鸡肉放在一个大盘子里，一个大盘子放着香菜、薄荷叶子等香味浓烈的蔬菜以及柠檬，用面饼裹着吃，边吃边聊天。新闻署代署长萨里赫·梅莱克先生对我们说，土耳其每年要接待2000万游客，但中国游

客只有3万人，太少了，怎样才能增加一些呢？代署长的这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也许是中国游客的购物能力，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了。

安卡拉的城市制高点是中世纪建立的安卡拉城堡，如今已是遗址，仅留下残存的城墙。在结束公务活动的夕阳西下时分，我们登上城墙，安卡拉城市全貌一览无余，城墙用巨石垒起，非常坚固，只是不见当年的大炮。

在步入城堡的老街上，摆放着很多卖旅游纪念品的小摊，其中一个小小摊卖的全部是中国的工艺品，我们上前一看，摊主果然是一位中国小伙子。攀谈中，得知小伙子来自中国东北，已经有了土耳其女友，小伙子边上坐着的那位土耳其姑娘，是小伙子女朋友的姐姐，他们一起合伙开着这个小摊。

从眼前这个卖工艺品的小摊，我看到了中土两国发展经济贸易旅游合作的美好远景。

指艺传神

滕国俊指画以中国指画为本，有良好的艺术修养，也就是传统笔墨的指传神，挥写空灵，这是指画之魂，更乃心胸畅怀博大之写照。

指画本是画人达到境界的艺术。滕国俊的指画求一造景，为文人写照求一潇洒的气度，为花鸟写美求一燕舞飞花，为山水写神求一流水知情，声情并茂，画境就是意境。

指画贵笔势，指行笔逸，轻重疾徐，提按纵横。滕国俊指画胸有成竹，笔势逸练，追求笔势在行笔中的书法意趣，爽丽之笔清逸徐徐，凝练之笔具有磐石之镇，将潘天寿先生所创指画重笔势的功力继承在纸。滕国俊指画在笔势营造下，其风格自成，厚重爽丽既是其笔韵，也是其画韵。

滕国俊的指画，一方面表现非常高雅之趣，同时又注重文人传统的水墨韵味。观其指画，逸笔灵动，传显出雅俗共赏之品位，更见笔触放拙非常得趣，可见其指画造诣之功。如果，中国画有京派与海派之分，滕国俊的指画实属海上画派的求新求实之风，这也是当今指画的时代风格。

滕国俊指画以中国指画为本，有良好的艺术修养，也就是传统笔墨的指传神，挥写空灵，这是指画之魂，更乃心胸畅怀博大之写照。

那是杨金凯在革命生涯中惟一的一次化装。上海解放后，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南市警备区任侦察排长。当时，国民党潜伏特务经常破坏新政权的生产、生活、社会秩序，暗杀共产党干部和军政人员，尤其是城隍庙一带活动尤为猖獗，经多次打击后，特务已无立足之地。驻在洋山、舟山一带的国民党敌特组织开始营救他们的这些同伙。一天，敌特组织用一条很大的乌篷船，停在十六铺码头，准备接他们的人逃走。杨金凯得到情报后，化装成商人，携带两箱子“金银珠宝”，身藏两支手枪，一支信号枪，以搭船为名上船，探听真正的情报，以便一网打



茶圣陆羽 (指画) 滕国俊

尽。他上船后将两只箱子交给船老大，告知这是贵重物品，一定要保管好。自己则坐在船尾舵手处观察情况。这时已有几十人陆续上船，有一人形迹可疑，手拿木棍来到船尾与他靠得很近，他一看苗头不对，即用手枪暗暗顶住那人腰部，问：“船上的人是否到齐。”对方说：“还有一人未到”，“何时开船？”对方又说：“拂晓前开船。你是解放军，我们只要逃命，你赶快下船。”当时，杨金凯想，敌人众多，自己又已暴露，如船离开码头，很难完成任务。他立即下船向水上分局领导汇报详细情况。分局派出多艘船只和人员在吴淞口将行至这里，一船70余人的敌特

分子全部一网打尽，圆满完成侦察任务。

现在说起这次惊险的经历，老人还是感到特别刺激。他出生在山东省庆云县大杨家村，全村共80多户人家，其中

当了一回大老板

云到了禅宗手里，又别具一

种意蕴了，所以我们读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切莫以为诗人一味游逛闲适，他可是在言情道志呢！借用意象之说，此时云之“象”包含一任自然、洒脱自在之意。禅宗僧人禅家居士都喜欢借云立意。韩愈的学生李翱去见禅宗大和尚惟演，李翱问这个大和尚：“如何才能得道？”惟演用手指指天，又指指地，说：“你懂了吗？”李翱摇头。于是惟演说了句：“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此时恍然大悟，说他懂了。我在讲解王维诗歌时，曾向学生介绍过这个故事，问我的学生们，你们懂惟演所要表达的意思吗？他不就是在表达这样的人生吗：像天上的白云那样，

关于云

尹荣方

近来偶读宋代僧人显万的《庵中自题》诗：“万松岭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三更云去作行雨，回头方羡老僧闲。”觉得甚为有趣，白云意象在诗人的笔下发生了变化，它要向世上滚一番去了，然其借云来演绎禅家人生仍是一样的。

然而恐儒家眼中的云又何如呢，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所追求的，是仁义道德的人生，他之视富贵利禄为变化无常，不足看重，原属当然。所以我们用儒家眼光看云，与用禅家眼光看云，感受恐有所不同，但我相信也会觉得滋味多多的。写到这里，忽然想起知堂的文集有叫《看云集》的，这不是偶然的罢。

无风飘荡，随意去留，对世事无所挂碍，任云逍遥，自由自在。我们当然不能像禅宗高僧那样脱略世事，一味逍遥。然而不汲汲于人间的功利名位，是非得失，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与境界，这对我们的人生幸福，恐怕也是不可少的。我们要有进取心，也要有知足感，要懂得感悟自然、顺应自然，所以我们对惟演的说道，不必轻易否定，而当心领神会也。

我觉得，云染上禅意，使我们在欣赏云时，心灵似乎更容易受到浸润与感染。苏东坡《望云楼》诗曰：“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虚空付此身。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东坡这首诗也富禅意，但东坡执禅向来不坚，他又服膺道家服食求长生之说，后世禅家对他每有微讽，所以日本作家幸田伴露读此诗后要说：“实在无情趣，仿佛有其用心，但白云是否点头称是，则大可怀疑”。

兵团99军时，他不畏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冒着敌人飞机扫射，炮火阻拦，用尽全身力量一趟又一趟将伤病员抬着送往后方医院，也不知道抬了多少趟，行程多么远。当时条件非常艰苦，脚上没有鞋子穿，就用绳子绑在脚上，全然不顾，坚持战斗在一线。后来自己也病倒了，发烧40摄氏度，几天不退，被送后方医院救治。病好出院后，杨金凯被调到侦察班任班长，上级给他荣记三等功。尔后，杨金凯跟随部队参加了渡江、广德、解放上海等战役。

洋河，除了酒，还有难忘的战斗。

